

元旦味道

□郭华悦

人打抗的时光里，终于能听清内心的声音：过去一年，哪些遗憾值得铭记，哪些错过不必追悔；未来一岁，哪些温暖需要珍惜，哪些目标值得奔赴。唯有在这样的宁静里，我们才能拨开浮躁的迷雾，找回迷失的自己，寻得最真实的答案。

有静，便有闹。这“闹”，是多数人元旦里最鲜明的底色。

每年元旦，场景或许在变——从街头的跨年盛典到朋友的私人派对，从喧闹的酒吧到温馨的家中小聚，但不变的是一群人的狂欢：推杯换盏间酒气氤氲，声嘶力竭中倒数计时，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新年的第一缕光。只是这份热闹往往如烟火般短暂，狂欢落幕，余下的竟是漫无边际的空虚。次日清晨酒醒，看着满地狼藉的垃圾，才发觉除了疲惫，一切似乎都未曾改变。这场元旦，像一场盛大的梦，醒来后便了无痕迹，过了，又像从未过去。

还有一种元旦的味道，藏在烟火人间里，叫“家”。

曾有位同事，总让我误以为他不喜欢元旦——每年这个时候，他总会果断推掉所有聚会邀约，独自悄然离去。后来一

次闲谈，才解开我的疑惑：原来他每年元旦都要赶回家，陪寡居的母亲过节。他说：“在外打拼再风光，也抵不过家里的一碗热饭。”几碟家常小菜，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米饭，母子二人对坐闲谈，聊聊一年的琐碎，说说未来的期许，没有华丽的仪式，却藏着最踏实的温暖。这样的元旦，胜过世间所有喧嚣。

而“新”，亦是元旦独有的芬芳。我有一位朋友，是众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他曾颇有感触地说：“人要活得通透快乐，想要收获成长，就得把每天都过成元旦。”元旦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全新开始”的象征。把所有不开心的过往留在昨天，把已取得的成绩封存归档，带着一身轻盈与坦荡，奔赴每一个崭新的日子。唯有如此，才能在岁月的长河里不断遇见更好的自己，拥抱更明媚的明天。

说到底，元旦不过是芸芸众生人生百态的缩影。你是什么样的人，便会拥有什么样的元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细细品味着属于自己的味道，辞别的是沉淀的过往，也在这份味道里，预见并奔赴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同样的元旦，落在不同人的眼里，便酿成截然不同的味道。

有一种元旦，是浸在时光里的“静”。辞旧迎新的节点，最宜卸下满身尘嚣，赴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旅行。不同于往日呼朋引伴的热闹喧嚣，此刻更偏爱一人独行的清静自在——不是孤僻，而是与自己对话的从容。

总想避开人潮涌动，去静静触碰大自然的肌理：乘一叶扁舟泛于漓江之上，看两岸青山如画掠过，尝一口刚打捞上岸的鲜鱼，鲜爽直抵心底；抑或是独行在辽阔草原，任风拂过衣角，看天苍苍、野茫茫，感受天地间的坦荡与辽阔。这些细碎又真切的想法，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催促着脚步即刻启程，不容等待，也不必等待。这份静，是与自我的深度相拥。在无

喜事连连的2025年

□王阿丽

2025年，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喜事不断的一年，如随季节变换绽放的花儿，一季有一季的花香，一季有一季的色彩。

年初，在省城装修完工的新居，经过半年的开窗通风，迎来了乔迁之喜，从此告别了租房的生活。我和女儿精心布置新房，客厅里铺上绒地毯，卧室窗户贴上窗花，书房书桌上放好新买来的台灯，厨房燃气灶墙前贴上“蒸蒸日上”防油贴纸，大门的对联更是少不了的。

早在乔迁之前婆婆就叮嘱，搬家时蜡烛、敬香仪式得有，我们采纳了；爸爸妈妈说他们栽培的万年青和吉祥如意草已长大长肥，到时从老家运来；女儿说，她来置办乔迁之喜装饰的摆件全套。因而，乔迁那天，采用的是新、老中式兼顾仪式。餐桌上铺上红色桌毯，放上香炉，摆上贴有“乔迁之喜”的四只镂空提篮，分别装满红枣、坚果、桂圆、橙子，放上柿柿如意、步步高升、五谷丰登的摆件。客厅的餐边柜、

置物架上，有女儿手写的“家肥屋润”“平安喜乐”“暖居”红色扇子。电视大屏上有“乔迁之喜”被礼花点亮的背景图，整个家喜庆得如同过节一样。婆婆说，她疼了几天的腰，突然间不疼了。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夏天，先生的侄女喜得千金“嘟嘟”，母女平安，全家人祝贺问安。年近九旬的婆婆得知喜讯时正在家里洗菜，连忙丢下手中的活儿赶往医院。半个小时后，家庭微信群里传来婆婆与“嘟嘟”的合影。婆婆坐在婴儿床旁边，左手扶在床栏杆上，右手中指轻轻触碰“嘟嘟”的掌心。“嘟嘟”睡得正香，婆婆脸上绽开的笑容能夹住一片叶子。自此，家庭微信群“嘟嘟”成了出镜率最高的。

年来，先生迎来了六十寿诞。我们商量后决定不大操大办，简单来个家庭聚餐。女儿在网上定制了一幅横幅，上面印有“六十岁，正是闯的年纪。英雄不问出处，帅哥不问岁数。男人60一枝花，永远顶呱呱”。这个太有创意了，每个人看到后都会哈哈大笑。横幅周围挂满了蓝色、白色、红色的气球。我们订购了一个生日蛋糕和“福寿安康”的提篮。一家人围着生日布置，拍照片、录视频，忙得不亦乐乎。

生日宴的前一天，我按菜谱备齐了菜品。草鸡炖熟，鹿肉煨烂，墨鱼清洗干净，并把一些菜制作成了半成品。生日宴当天，大家齐动手，大伯负责摆冷盘，大嫂负责洗菜、切菜，女儿做水果拼盘，我负责上锅掌勺。当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上桌时，总会迎来一阵阵赞叹声，“生日快乐”的祝福声也此起彼伏。

2025年，乔迁之喜，家中添丁，六十大寿，喜事连连，祝福绵绵，注定要载入家庭的史册，也将成为我们永久的记忆。再次细品，如柠檬蜂蜜水，香甜回甘。不禁默默许愿：2026年，有更多喜事发生！

新年的日子插上花

□周广玲

花市开在巷口。卖花人从三轮车上搬下一只只塑料桶，沿着湿漉漉的墙边排开。阴沉的冬日里，这些花一摆出来，整条巷子都亮了。我蹲在花摊前挑选，最后买了三样：几枝蜡梅，枝条清瘦，暗香浮动；一束冬青，绿叶油亮，红果鲜艳；还有几枝南天竹，红叶似火，果实累累，像是把深秋的景色留在了枝头。

插花需要耐心。水要提前接好，静置半天，等自来水的气味散去。我找了个去年用过的花瓶，用旧花瓶插新花，仿佛过去的时光和现在日子有了对话的机会。先插蜡梅，它的枝干像画家笔下最见功底的线条，瘦硬曲折，没有一片叶子，所有的精气神都凝聚在那小小的蜡黄色的花朵上。我比画着长度，总舍不得剪得太短。这种疏朗的姿态，非得用高花瓶才能展现出来。有一枝长得特别斜逸，我犹豫了很久，最终没舍得剪，就让它倔强地伸向花瓶外侧的空处。插好蜡梅后，我退后两步看，

那枝斜出的影子投在白墙上，淡淡的，像一句没写完的诗。

冬青厚实的叶片间，缀满圆润的红果，挨挨挤挤地簇拥着，透着一股子人间烟火的满足感。我将它修剪得矮壮敦实，让枝条在瓶腹聚拢，恰到好处地衬托着蜡梅清瘦的枝干。冬青的红果在斜照进来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勤劳能干，性格开朗，总能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南天竹的红是历经风霜后的颜色，沉静中带着几分沧桑，仿佛凝聚了整个秋天的心事。我将它摆放在最后面，作为深远的背景。它的穗子低垂，结满籽实，透出一种丰收后的疲惫，以及默默守护的姿态。这让我联想到父亲。他一生稳重可靠，像一棵大树，为我们遮挡风雨。如今他年岁已高，话越来越少，常常独自坐在夕阳下。

瓶花终于插好了。蜡梅的幽香，冬青

的翠绿，南天竹的深红，意外地相得益彰。午后，一束冬日阳光穿过云层和玻璃，斜斜地洒在花枝上，此时的时光仿佛静止了。

新年是什么？是午夜敲响的钟声，是此起彼伏的欢呼，是日历上不断翻过的新页。但在热闹的新年到来之前，我突然觉得，新年更像一个安静的插花的下午。在花瓶里，注入新的清水，是把过去那些或清瘦或饱满或忧郁的枝叶，仔细修剪、摆放，让它们在新的光线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我们回忆，我们放下，我们期待，其实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宁静。在这宁静中，过去没有消失，未来也不急着到来。它们都成了瓶中风景，相互依偎，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暖黄的灯光下，花枝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在墙上、地上投下斑驳的痕迹，宛如一幅随性挥就的水墨画。新年将至，热闹总是来了又走，唯有这瓶花静静地立着，不言不语，却道尽了所有的心事。

这习惯，记不清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好像也是一个这样的冬日，手机“叮”的一声，提醒存储将满，我便顺手翻看起照片。一张张，一页页，竟不知不觉看入了神，才恍然惊觉，一年的日子，都在这方寸之间的光影里了。自此，每年最后一天午后，泡一杯茶，独自靠在沙发上，把手机里的相册细细将一遍，便成了我的“岁暮功课”。

我的相册，乱得很。没有分门别类，全依着时序堆着。春天的玉兰紧挨着深秋的银杏，雨天的街角后面，或许就是晴空下的山巅。这乱，倒也有乱的好处，像生活本身，不曾刻意编排，酸甜苦辣，都混杂在一处，反见得真切。

翻着翻着，指尖停在一张照片上。是午后骤雨刚歇，我在一个江南小镇的石桥上拍的照片。桥是老的，石板被岁月的磨得光亮，映着水淋漓的天光。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此刻只剩檐角还在断断续续地滴着水，打在河面的浮萍上，绽开一圈圈小小

的涟漪。河对岸的粉墙，被雨水浸透，颜色深一块浅一块。一位老人正慢悠悠地从桥那头走来，手里拎着个竹篮，盖着湿毛巾。我举起手机时，他恰好抬头。他看见了我，也不惊讶，只温和地笑了笑，便走过去了。那时的我，正被一些琐事缠得心烦，偶然遇到这场雨，得了这片刻的清静，心便也跟着那河水，缓缓地沉静下来。拍的是景，安的却是自己的心。

秋天的照片，颜色便热烈起来。有一张是在山上拍的，是山脚一处僻静院落里的柿子树。叶子快落光了，只剩下满树累累的果实，红得那么鲜艳，那么欢喜，密密地挂在湛蓝的天幕上。树下堆着金黄的落叶，厚厚的一层。我拍的时候，一只灰喜鹊忽然飞来，啄了一颗柿子。这画面热闹、有生气，看着便让人心里头跟着暖烘烘的。人有时需要这样饱满的丰足感，来抵御即将到来的萧瑟。

翻到近来的，便是冬景了。有一张是

上周拍的，书房窗台上的一盆水仙。我素来不会侍弄花草，这水仙是朋友送的，说是只管添水。谁知，它竟抽了条、开了花。那日清早，我伏在案头看了许久，才想起拍下来。花是静的，心里是平的。一年将尽，诸事纷扰，能有这么一刻，与一盆无心开放的花相对，便觉得日子终究是值得的。

当然，相册里也不尽是这些闲静的时光，也会有会议桌上的笔记本，有车站匆忙的告别……这些照片，往往拍得仓促，甚至模糊，却记录着这一年的奔波、责任、牵挂与不得已。我通常划拉得很快，不大细看，但它们在那里，便是这一年完整的底色，提醒我生活不只有风花雪月，更必须有打起的重量。

有人说，摄影是抵抗遗忘。或许是吧。但我总觉得，照片记录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那一刻的“光”与“影”，是穿过镜头时自己心里的那一片“天气”。

你好！2026

白新而行 为梦而驰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共迎元旦(外一首)

□崔军峰

今夜，我们共迎元旦
星辰激动地眨眨眼
烟火热烈地鼓掌绽放
每一朵，都是崭新的誓言

倒计时声声
心跳与秒针竞相追逐
呵！欢声笑语
漫过星河
喜悦的音符
落在人间的每一个角落

一缕晨光点亮东方
是希望，在心中升起
一腔憧憬奔赴远方
是梦想，正扬帆起航

元旦帖

元，象征开始新篇章
旦，寓意日出东方
回望元旦，岁月悠长
舜帝曾祭祀天地
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商周秦汉，日期更迭变迁
沧海桑田，我们依旧追梦向阳

公历新年，元月之首
朝阳跃上地平线
新年破晓而出
我们踏上时间的河流
去启程吧，前方明灯引航
去相聚吧，前方温暖如阳
去追梦吧，前方爱意汪洋

新岁逐光(外一首)

□乔志兵

最后一页被风雪轻轻吹散
晨曦
在黎明的指尖，悄然铺展
我们站在时间的彼岸
抖落一身霜寒
不回头，不遗憾
只把目光，投向那轮
崭新的红日

我们大步向前

追着那束光
让它穿透迷雾
照亮前路蜿蜒
哪怕脚下是未融的残雪
心中奔向春暖花开
每一步，踏出清脆的响
每一口呼吸，饱含花香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
愿你我，都成为追光的人



春风依旧 美好常在

咱庄稼人准备好了

□丁太如

曙光，带着几分轻柔的暖意，慢慢洒在村外的田埂上。霜花还凝在枯草尖上，泛着细碎的白光。我扛着磨得锃亮的锄头，稳稳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边，目光扫过眼前沉睡了一冬的田野。泥土冻得紧实，踩上去发出“咯吱”的声响，远处的麦苗盖了层薄雪，像盖了床白被子。我攥了攥锄柄，心里默默念叨：元旦，咱庄稼人，准备好了！

咱庄稼人，这辈子就跟土地结了缘，一年到头围着田埂打转，春耕秋收，寒来暑往，每一个日子都浸透着扎实的汗水，也藏着沉甸甸的期待。元旦一到，就像给过去一年的辛苦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也为新一年的劳作拉开了序幕。回首刚过去的这一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开春时雨水足，玉米出苗齐整，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头。那会儿天天往地里跑，看着庄稼噌噌往上长，心里比啥都欢喜。可夏末的时候，遇上了几场连阴雨，低洼处的豆子淹了不少，秋收时产量打了折扣，心疼得好几天没睡踏实。咱咱农民，骨子里就带着股韧劲，哪能被这点困难打倒？咬咬牙，把损失扛过去，日子还得接着往下过，地更得接着好好种。

站在岁末年初的时间节点，迎着暖融融的晨光，我心里头满是盘算。这冬日的田野看着光秃秃的，透着股荒荒劲儿，可咱懂它，它这是在底下悄悄积蓄力量呢，就等着

开春气温一升，土层一化，好让咱把种子播下去，再开启一轮新的希望。我琢磨着，等过了元旦假期，就去镇上的农资店好好挑挑种子。前阵子跟邻村的老伙计聊天，他说今年出了好几种新品种小麦，不仅产量高，抗倒伏、抗病害的能力也强，要是能把这些好种子种到咱地里，好好打理一番，来年说不定能多打几百斤粮食，多挣些钱给家里添点东西。除了种子，还得问问店家有没有好用的有机肥，现在都讲究科学种地，用对肥料才能让庄稼长得更壮实。

田埂边的沟渠，一冬下来怕是堵了，得趁农闲清理干净，开春灌溉才顺畅，庄稼可缺不得水。家里的锄头、镰刀用了好些年，也该磨磨修修。这些种地的“老伙计”，关键时候可不能掉链子。

这几天，村里格外热闹。孩子们满村跑闹，笑声老远就能听见。大伙儿聚在一起唠家常，也聊新一年的打算：有人想多养几头猪，有人琢磨打理好果园。咱庄稼人虽天天跟土地庄稼打交道，心里却揣着对好日子的盼头，都想靠双手让日子过得更红火。

抬头望天，湛蓝得像咱庄稼人的心境，开阔又透亮。元旦，咱真准备好了！准备好迎接新一年的劳作，用辛勤汗水浇灌这片土地，等着它再回馈满满的收获，让这个平凡日子，在四季更迭里，不断绽放希望的光彩。

赶大集

□谢正义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6年临近，农村大集热闹起来。对庄稼人来说，新年赶大集不只为采购，也是一年到头的期盼，是邻里相聚的由头，是烟火气里的年味。

农村赶大集的传统，可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上古时期，先民便“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那时没有固定集市，人们趁日午相聚，以多余猎物换谷物，以手工制品换工具。

秦汉时出现“市井”，村里的“集”初见雏形。官府定下“逢五排十”的集期，方便百姓兼顾农事与交易。明清之后，集市制度渐趋成熟。北方称“大集”，南方叫“圩集”。无论名称如何，都是农村商品交换、信息流通的中心。这延续几千年的习俗，早已融入农民的生活节奏，成为农耕文明的印记。

南北方大集各有章法，热闹却相通。北方的大集讲究“全”，场地多在村头空地或乡镇主街。一到赶大集的日子，摊位从街头摆到街尾，连路边沟沿也站满。卖货的多是附近村民，车斗里装着刚宰的猪肉、自家养的鸡鸭、地里种植的瓜果蔬菜。集上吃食也不少：油锅里炸着油条、糖糕，油茶浓稠，胡辣汤鲜辣。棉衣棉鞋、春联福字、锄头镰刀，以及其他日常用品，一样不缺。大集上，吆喝声起伏，肉香、面香、糖香混在一起，是实在的人间烟火味。北方人赶大集图实在，问价直接，买卖干脆。遇到熟人，就站在摊前聊上几句，嗓门洪亮，甚至压过叫卖声。

南方的大集多称“圩集”，场地常选在河边桥头，沾着湿润的水汽。南方水产丰富，集市上的鲜货格外多。河边上摆着鲜活鱼，竹篮里的鱼带着水腥气，刚从河里捞的鱼还蹦蹦跳跳。带露水的青菜排得整齐，竹篮里盛着手工米糕、腊肠。南方人赶集喜“细品”，卖茶叶

的摆小壶请人试喝，卖糕点的切小块让人尝味，甜香漫在水汽里，讨价还价声也温和。南方的集还显“巧”，手工编织的竹篮、绣着花纹的布鞋，件件都透着匠人的心思。

对农村大集而言，买卖从来不是全部。它疏通农村的“微循环”，村民将自种、自养、自做的拿去卖，换钱再买农具、衣物与日用品，不必远赴县城。对小贩来说，大集是生计所依，能够带来收入贴补家用。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往来。平日忙农活的村民，集日便聚到一起，问收成，拉家常。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谁家盖了新房，消息在集市上传得比风还快。老人带孩子赶集，买糖人，吃小吃，祖孙的笑声融进人堆里；年轻人遇见伙计，站在路边说几句近况，约好年后一同外出打工。大集如农村的“社交中心”，系着邻里感情，也聚着村庄人气。

新年大集烟火气足，更是将这份热闹与温情推到顶点。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家家赶大集备年货。这里的年味分外浓：卖灯笼的摊上，红灯笼、宫灯挂得满满当当，孩子拉着大人的手，要买最大的那个。肉摊前排起长队，村民割上十几斤猪肉，灌腊肠、腌腊肉，为过年准备。

新年大集上，摊主也格外上心。卖小吃的清早就支起摊，炸油条、糖糕的油锅终日不停。刚出锅的油条、糖糕金黄酥脆，香飘半条街。卖糖果的摊前，水果糖、奶糖、酥糖摆得齐整，装糖的袋子上印着吉祥语。赶大集的人脸上带笑，手里提满袋子，遇见熟人就招呼：“赶集呢？备年货啊？”“是啊，你也来了，买点啥？”寻常问候里，满是新年的喜气。

新年大集的意义，早已超过采购本身。它是对旧岁的交代，也是对新年的期盼。人们在集市里感受团圆的氛围，也积蓄新年的力量。